

当代浙学论丛



2002·绍兴
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连晓鸣 李永鑫 主编

2002·SHAOXING
YUEWENHU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浙江古籍出版社

当代浙学论丛

2002·绍兴
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连晓鸣 李永鑫 主编

2002·SHAOXING
YUEWENHU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绍兴 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连晓鸣、李永鑫主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6

ISBN 7-80715-085-8

I. 2… II. 连… III. 越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1183 号

2002·绍兴

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连晓鸣 李永鑫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赵 艳

封面设计 刘 炜

激光照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之江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

字 数 430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15-085-8/Z·32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 越 国 史 * *

勾践姓、氏考	董楚平(3)
略论范蠡的经商之道及其与西施的下落	林华东(10)
越国名士范蠡思想研究	李永鑫(19)
计然其人姓名及其思想考订	王文清(30)
越国始年及其先君无余考	陈瑞苗(48)
“会稽”新释	张仲清(52)
早期越国都邑初探 ——关于安吉古城遗址及龙山墓群 考古的思考	程亦胜(71)
越国都城迁徙考	林志方(84)
越国故都嵯岈大城今地考	葛国庆(99)
浙江德清越文化史迹的初步探析	朱建明(117)
越楚关系述略	方如金 熊锡洪(124)
试论越国兴亡的原因	何信恩(138)
越国的政治体制与越王勾践的改革	程 勤(152)
用商品经济的眼光去看古代越国史	周尚全(158)
越国的自然环境变迁与人文事演替	徐建春(175)
对勾践“以丹书帛”的理解	俞为洁(184)
《越绝书》新探	盛鸿郎(203)



* * 越物质文化和遗存 * *

对浙江上马山小铜鼓的认识	蒋廷瑜 (215)
春秋晚期吴越冶炼民俗刍议	顾希佳 (223)
欧冶子铸剑与遗址考	陈华建 (233)
越王得居戈考释	曹锦炎 (239)
绍兴出土铭有“戊王”字样三石矛	沈作霖 (243)
从青铜鐙看吴越地区的水田耕作技术	石奕龙 (245)
越族和稻作起源的新思考	游修龄 (254)
越人石室土墩墓与华南悬棺葬	叶文宪 (266)
先秦吴、越国王墓址试探	周生春 (279)
花山崖壁画原始舞蹈与禹文化	黄汝训 黄 喆 (290)
古越国之鸟虫书非篆体美术字考	章 亮 (298)

* * 於越与百越 * *

闽越王无诸是越王勾践的第七世后裔吗？

——兼论闽越的来源	蒋炳钊 (311)
於越、闽越应是独立的两个不同古民族	吴绵吉 (325)
壮泰语民族与西瓯骆越的渊源关系	覃圣敏 (340)
瓯越文化诸问题新解	蔡克骄 (360)
试论百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周幼涛 (373)
百越族群研究的分子考古学实践	黄 颖 高蒙河 (389)
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	李 辉 (398)
以良渚文化为主的古越文化北迁构成夏文化的一部分	张秋芬 (407)

* * 越文化及海内外交流 * *

从大禹治水神话看越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徐宏图 (419)
论吴越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徐吉军 郑土有 (444)



日语与绍兴方言之渊源初探	张首鸣(465)
中国土墩墓与韩国坟丘墓关系的初步探讨	林永珍(475)
高句丽乐舞与吴越文化的渊源窥探	赵 霞(487)
史前时期先越文化由海路输入日本论	王心喜(496)
菲律宾史前文化中的大陆因素 ——兼论“原南岛语族文化圈”	吴春明(512)
试论越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	舒 萍(527)
后记	(535)

越

越 国 史



勾践姓、氏考

董楚平

姓与氏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源于图腾，表示出生于哪个图腾祖先，它代表血统，是个不变因素；氏则根据封地、官职、先人的字等后天因素而取，是个可变因素。春秋以后，人口繁衍，族姓分化，小国沦丧，礼崩乐坏，姓氏谱系开始模糊，至少到春秋晚期，姓与氏就开始混称，以氏为姓，偶有见之。秦汉以后，大多以氏为姓，上古原姓很少使用。

王充《论衡·诂术篇》说：“夫人之有姓者，用禀于天，……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则用所生，以氏姓则用事、吏、王父字。”

王充说得对，姓是“天”、“生”的，氏是因“事、吏、王父字”等后天因素而取的。王充生当东汉初年，姓氏混称已习以为常，大多以氏为姓，也有以姓为氏。为了甄别姓、氏，王充称“天”、“生”的姓为“本姓”，后天的姓为“氏姓”。这是迁就时俗的折中称呼，王充有时也姓、氏混称，未能完全脱俗。如文中的“苡（姒）氏”、“子氏”、“姬氏”，其实都是姓，不应该称“氏”。王充是以姓为氏。本文拟彻底按姓、氏原义称呼，仅称“天”、“生”的“本姓”为姓，因后天因素而取的所谓“氏姓”仅称氏，不带“姓”字，以免混乱。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也说：“昔者，越之先



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又说：“无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千有余岁而至勾践。”

根据以上二书记载，勾践是夏人苗裔，夏为姒姓，勾践理所当然也是姒姓，因为姓是不可改变的。时至今日，绍兴大禹陵附近，还有一个姒姓小村庄，自称是勾践后裔，可知民间一直以勾践为姒姓。

《史记·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此所谓“姓驺氏”，是以驺为氏。此所谓“越东海王”，是指瓯越王，《史记》把闽北的闽越与浙南的瓯越并称为“东越”。《东越列传》有“将军驺力”者，可知东越确是以驺为氏。

考古资料表明，闽越与瓯越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它们与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於越明显有别，这说明闽越与瓯越的基本群众是土著民族，上文所引“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说的是这两国的王室，非指土著居民。好比吴国王室姬姓，是周人后裔，而基本群众却是土著的越人与东夷移民。越国的基本群众是当地越人，王室勾践等人却是从山东迁来的夏裔（详见拙文《越国王室迁葬考》，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勾践称霸中原以前，可能已占有东越，以消除后顾之忧。故《史记》称东越王室，皆勾践后裔。

驺，古通邹、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驺人也。”《索隐》：“邾，鲁地名。”《汉书·地理志下》：“驺，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史记·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与越东海王摇，都是勾践后裔，“姓驺氏”，那么，勾践也可能以邾为氏。说勾践可能以邾为氏，不说肯定以邾为氏，因为氏是可变因素，从勾践到无诸与摇，相隔好多代，无诸与摇的氏，可能袭自勾践，也可能不袭自勾践。勾践是否以邾为氏，还得进一步考证。

邾是祝融后裔。《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答郑桓公的话里，说祝融“其后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半”。其中有“曹姓邾



(邾)、莒”一语。周代时候，邾、莒皆在山东，是邻国。著名的《邾公伾钟》铭辞自称是“陆渚之孙”。陆渚，王国维释为《大戴礼记·帝系》之陆终^①，郭沫若“疑即”《国语·郑语》之祝融^②，闻一多《伏羲考》证成郭说^③。近年，李家浩运用考古新材料，论证尤详^④。“陆”与“祝”古同“幽”部，“终”与“融”古同“冬”部，《郑语》、《山海经》、楚简楚帛书有祝融，而无陆终；《帝系》、《世本》有陆终而无祝融，陆终即祝融当无可疑。

《郑语》说祝融“其后八姓”，《帝系》、《世本》说陆终“生六子”。《郑语》比《帝系》、《世本》多出秃、斟二“姓”。其实，“八姓”也好，“六子”也罢，都是同祖，同祖必同姓，即姓己，也即姓姁^⑤。其他所谓“董姓”、“彭姓”、“秃姓”、“妘姓”、“斟姓”、“牟姓”，其实都是氏，不是姓。例如：

《郑语》“己姓昆吾、苏、顾、温、董”，韦昭注：“五国皆昆吾之后别封者，莒其后。”包括莒国在内，六国皆己姓。但紧接着说：“董姓，己姓之别，受氏为国者也。有颺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扰龙服事帝舜，赐姓曰董氏，曰豢龙，封之豢川。”董本“己姓”，因其先人善于扰龙服事帝舜，“受氏为国”，赐氏（不是“姓”）曰董。所谓“董姓”，按先秦原义，应称董氏，其姓仍为己。

《史记·楚世家》记载陆终生子6人，“三曰彭祖”。《集解》引虞翻说：“名翦，为彭姓，封于大彭。”又引《世本》：“彭祖者，彭城是也。”翦因封于彭地而成为“彭”姓之祖，故称彭祖，并不是因出“生”血统的关系而姓“彭”。此所谓“姓”，其实只是氏。《郑语》韦注：“秃姓，彭祖之别。”彭已是氏，不是姓，秃为彭祖之别，当然更不是姓。

《郑语》“祝融八姓”中有“曹姓邹、莒”。莒似乎是曹姓，但古书中屡见莒为“己姓”、“姁姓”之说。就在《郑语》“祝融八姓”前文，就有“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一句，韦注称邹为“曹姓”，莒为“己姓”，邹、莒居然不同姓。其实，称莒为“己姓”才是正确的。邹也是己姓，曹是他们的氏。



历来学术界对邾为曹姓,皆无异说,对莒之姓则有曹、己、姒、嬴、盈等说,其中以己(姒)姓说的证据最为权威。《左传》文公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又文公八年:“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古人不会拿自己娘家的本姓开玩笑,莒女称“己氏”,这是莒为己姓的最权威的证据,己姓也即姒姓。上引《春秋经》襄公四年所记之鲁成公之妾“姒氏”,何休《公羊解诂》注为“莒女”,莒又称姒姓。己姓与姒姓并无矛盾。《穀梁传》“姒”作“弋”,音同“己”,以、弋、己古通故也。夏人姒姓,其后裔封国称杞。

邾莒并称同姓,莒姓姒,邾当然也姓姒。《郑语》韦注:“斟姓,曹姓之别。”斟“姓”有斟灌、斟郢二国,都是夏的著名同姓,斟为“曹姓之别”,则曹“姓”的邾与夏的血缘应该更加密切,更是夏的同姓。

据《世本》,邾在西周晚年有国君名“夏父”。夏父是周宣王时邾国国君夷父颜之子。另据《吕氏春秋·知分篇》:“白圭问于邹公子夏后启”,高诱注:“夏后启,邹公子之名。”古人有袭用先祖旧名习惯。《逸周书·王会解》:“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此唐公、虞公、殷公、夏公,皆指尧、舜、汤、禹之后人,即祝公、陈公、宋公、杞公。邾国公室人员,名“夏父”、“夏后启”,是以夏裔自居。

那么,越国与邾国关系如何,勾践为什么以邾为氏呢?

据王献唐、郭克煜研究,邾国从周宣王以后陆续分裂为3个国家:一为邾之本土,《春秋》、《左传》称“邾”,《公羊传》与《礼记·檀弓上》称“邾娄”,即今山东邹县、峄县及滕县一部分;二是小邾,《春秋》、《左传》称“小邾”,《公羊》称“小邾娄”,在今山东滕县东5里处;三为濫国,在今滕县东南50里处^⑥。本文所说的“邾越关系”之邾,指本土之邾。邾紧邻强国鲁,所谓“鲁击柝闻于邾”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文献透露,邾对鲁巴结有余,鲁对邾轻慢太过。按《春秋经》



文例，别国诸侯之丧，来赴（报丧）书“卒”，鲁往会则书“葬”，未前往会葬则不书。《春秋经》记载邾子遣使到鲁国报丧7次，鲁国往会葬礼仅2次^⑦。不过《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邾文公之卒也（事在去年），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传》文没有写出出使人名字，可见此人地位太低，不合礼制，故曰“不敬”，《春秋经》也不予记载，致使第二年“邾人来讨”。相反，鲁君卒，邾国君亲自奔丧。如《春秋经》定公十五年“壬申，公薨于高寝……邾子来奔丧”。按礼制，诸侯之间只需士吊、大夫送葬，若国君亲临奔丧，其礼之隆重已超过定制。

邾国是小国，常受鲁国欺侮，却受到越国的特殊保护。《左传》记载两国关系有下面诸条：

哀公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隐公自齐奔越，曰：‘吴为无道，执父立子’。越人归之，太子革奔越。”早在哀公八年，吴人曾囚邾隐公，立太子革为邾君。此即“吴为无道，执父立子”之谓。哀公十年，邾隐公先后逃到鲁国、齐国，到哀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才“自齐奔越”，请求越国帮助。越人送邾隐公返国复位，太子革却又“奔越”。这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看来，越灭吴以前，可能已占据琅琊。《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来。”这一年（前474），越人可能已由海路来到琅琊。邾隐公与太子革先后奔越，应该是奔琅琊，不大可能奔江南会稽。

哀公二十四年：“邾子又无道，越人执之以归，而立公子何。何亦无道。”哀公二十二年，二十四年，邾国两次君主废立，皆听命于越。

哀公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杜注：季康子、叔孙文子、孟武伯皆从舌庸盟）康子病之（杜注：耻从蛮夷盟），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子曰：‘他日请念’（杜注：言季孙不能用子赣，临难而思之）。”鲁与邾发生土地纠纷，越国派舌庸到鲁国调解，商定以骀上（今山东滕县东南20



里)为鲁、邾边界。二月,在平阳(今山东邹县城)结盟。鲁国掌权的季康子等三人都赴盟,三人谈起哀公十二年子贡曾拒绝夫差请盟的往事,对今日屈从越国大夫而感到耻辱。显然,这次越国调解边界纠纷是应邾国之请并偏袒邾国的,越是邾的保护国。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还记载:“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陜氏。因孙(逊)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哀公想利用越国去掉三桓,先避(“孙”,读作逊)入邾国,从邾去越。可能由邾人送他到越国。“如越”的“越”,也应该是琅琊,不是江南会稽。

综观上面四条资料,邾完全是越的附庸,本国君主的废立,与邻国的土地纠纷,都要听命于越,越则是邾的保护国。琅琊与邾之间还隔着郯、莒、牟、鄆等国,邾、越如此密切,原因可能不在于地理,而在于历史。会稽原在泰山附近^③,江南防风氏原是山东土著,“禹斩防风氏”,地点在山东^④,勾践迁都琅琊,迁葬琅琊,是“故乡情结使然”^⑤,邾、越可能有宗亲关系。著名越国礼器能原铸称邾为“大邾”^⑥。越是“天下”霸主,为什么称自己的附庸小国为“大邾”?“大邾”犹“宗周”,越国王室可能从邾国分蘖出来,故以国为氏,勾践后裔无诸与摇皆为邾氏。邾为夏裔姒姓,勾践亦然。

总之,勾践是姒姓邾氏。

注 释

-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4页。
- ② 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无所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3、44页。
- ③ 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 ④ 李家浩:《包山竹简所见楚先祖名及其相关的问题》,《文史》第42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
- ⑤ 己、以古通,金文《班簠》王妃作“王姒”。禹为姒姓,也即己姓,是祝融



之后，故其后裔封国称“杞”。

- ⑥ 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齐鲁书社1982年版；郭克煜：《邾国历史略谈》，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 ⑦ 此据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秦佳慧硕士论文《春秋左传丧礼考》统计，邾报丧7次，见庄公十六年、二十八年，文公十三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七年，昭公元年，定公三年；两次书葬见昭公元年，定公三年。
- ⑧ 杨向奎：《〈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禹贡》第3卷第1期。
- ⑨ 董楚平：《〈国语〉“防风氏”笺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 ⑩ 董楚平：《越国王室迁葬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⑪ 曹锦炎：《再论“能原铸”》，《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期第25页。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略论范蠡的经商之道及其与西施的下落

林华东

范蠡与西施,均是越国的重要人物。但在越灭吴后,由于史书语焉不详,二人的最终去向遂成为一大史学疑案。笔者不掩谫陋,成此小文,愿就范蠡功成隐退后的经商之道及其与西施的下落略陈管见,以求教于万方学者。

一、范蠡的经商之道

范蠡,字少伯,原为楚宛三户人。年轻时投奔入越,曾辅助越王勾践 20 余载,为越灭吴称霸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勾践尊为上将军。范蠡足智多谋,既是我国东周时代有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深谙世故、经商致富有术的商人,曾被后世商家奉为鼻祖。

公元前 473 年,越王勾践灭吴雪耻后,声威大振。然范蠡却早已看出勾践“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的心态,便审时度势,决意离开越国,“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史载范蠡弃官后先到达齐国海畔,经“苦身戮力”地艰苦创业后,竟“致产数十万”。后又“尽散其财”,“间行以去,止于陶”。在“陶”地“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从事着繁忙的商业活动。在短短 19 年中,便“货累巨万”,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富豪,人称“陶朱公”。

弃官下海经商后的范蠡,何以能奇迹般地“三致千金”,富甲一方呢?史籍中直接记载范蠡经商之道的史料不多,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国语》、《史记》、《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古籍所记范蠡的哲学思想和言行,并结合范蠡曾师事的计然^①之经济思想



来作讨论。因为《史记·货殖列传》有“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浮海适齐、在陶经商的记载，故包括计然在内的经济理论，都不失为探讨范蠡经商之道的参考。基于此，我以为范蠡成功的经商之道，主要有四大法宝：

（一）选择四通八达的理想经商之地。史载范蠡当年之所以定居于陶，是因为陶乃“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之地。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应该选择水陆交通便利而又人来客往的贸易集散中心，在这里既可了解到各地的商品信息，而又利于转运、买卖，成交量大，有着繁荣理想的贸易市场，这是经商得以成功的基础。

（二）治产积居，与时逐利。范蠡指出：“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生。”他认为人所依赖的物质生活资料，都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所以必须“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治产积居，以兼得万物之利。《史记》称范蠡初到齐时，“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迁陶，又“复约要父于耕畜”。说明他先是治好业产，积累财富，然后才与时逐利的。在具体经商操作中，范蠡强调的是审时度势，“时不至，不可以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认为商海中“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商人必须善于思考，利用商情变化的某些空隙（即“有间”）机会，明智及时地把商品购入或抛售，以获取利润。

（三）务完物，无息币。计然在论述“积著之理”中指出，经商时必须“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文中的“务完物”，指的就是商品质量一定要好，腐败或容易坏的食物更不应保留。商人不能一味追求高价格而不顾商品本身的质量，否则便会失去信誉，丧失竞争力。